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三
至六



1 3
849
133



849
133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四

識畧第二

吳董襲為揚武都尉從孫策伐黃祖於江夏策死大
帝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
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
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一

月乃元 識畧 卷之四十一
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
周瑜字公瑾爲中護軍時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
下書責大帝質任子大帝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
猶豫不能決大帝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
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
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
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府之衆
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
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上風勁勇所向無敵
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

與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徃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
一侯卽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
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
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將軍韜畧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大帝母曰公
瑾議是也遂不送質後瑜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
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口見大帝瑜上疏曰劉備
以梟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於
人下者用愚謀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
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

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大帝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擧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鍾離牧爲濡須督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以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嘆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

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授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不成愚謂可自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旣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劔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君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嘗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

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可爲
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
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

鍾離徇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
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
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畧名將累經於彼無云當
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修信陵城

虞翻爲騎都尉大帝與魏和先是魏將于禁降吳欲
遣禁還歸北翻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
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損猶如放

盜不如斬之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大帝不
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
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嘗爲翻設虛
座

呂蒙爲橫野中郎將蒙與周瑜等圍曹仁於南郡益
州將龔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
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大帝善其言
還肅兵又蒙當襲南郡帝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蒙
爲左右部大督蒙說帝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
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

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
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帝悟謝蒙日以卿爲大督命皎
爲後繼又其寧麤暴好殺旣嘗失蒙意又時違帝令
帝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平關將如寧難得宜容忍
之帝遂厚寧卒得其用

全琮爲徐州牧督步騎五萬征六安民皆散走諸將
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非國家之
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
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
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

駱統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尤以名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
大帝與相反覆終遂行之

滕胤與諸葛恪俱受遺詔輔政加衛將軍恪將悉衆
伐魏胤諫恪曰吾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
朝出摧疆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
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
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
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
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不從

丁奉爲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太傅
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旣必
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雒兵大舉而來
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
陸遜爲征西將軍劉備大衆東侵大帝命遜爲大都
督拒之諸將竝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衆東
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
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
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
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能展自當罷於木

石之間徐制其敝耳備知其計引兵從谷中出當禦
備時諸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
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公所憚今在
境界此疆敵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
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
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
忍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嘗不可犯
也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大帝聞之曰君何以
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
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

所當與共克定天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
下之義以濟國事帝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
荊州牧卽改封江陵侯又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
事下問遜遜以爲北郡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
寇而祇因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祇攻沒諸
縣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
遽等相率降遜

陸抗字幼節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
五千人送葬東遠詣都謝恩大帝以楊竺所白遜十
二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

答帝意漸解

賀齊爲武威中郎將嘗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
交戰官軍刀劍不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
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
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
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
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楮彼山賊恃其有善
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
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陸凱爲鎮西大將軍時丁忠使於晉歸說後主曰北

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後主訪羣臣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寧歲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乎宜遣間以觀其勢後主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

蔡珪爲將在秣陵時珪弟敏等守沔中晉折衝將軍周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珪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徃徃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間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張悌字巨先少善名理景帝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

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挾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獻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擢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國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曠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

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固我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

晉羊祜爲平南將軍祜有清德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載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及出鎮荊州時吏喪官後人怨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繇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又祜爲征南大將軍上疏曰先帝順天應

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匪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三十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

重不齊疆弱異勢則智士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電深谷無四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其進兵之日曾有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南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久長宜當時定以一

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亮楊青竝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所敵者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嘗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子弩戟楯不如中國惟

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出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矣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嘗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鎮荊州寢疾求入朝旣至雒陽會景獻宮車在殯臣欽若等曰景獻皇后祜同產姊也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張華問其籌

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固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如後患何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受願審擇其人疾篤薦杜預自代

杜預爲征南大將軍將伐吳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况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平吳之役詔書使益州刺史王濬下建平受預節度使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

劉弘為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
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
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

周訪為揚烈將軍時華軼為江州刺史自以受雒京
所遣而為壽陽所督時雒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
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訪
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見而問
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
夏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
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憂吾

當屯潯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捍禦北方又無嫌於
相逼也

陶侃鎮荊州南蠻司馬新野杜曾永嘉之亂曾斬胡
亢而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既而致箋
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
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
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
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三千餘
人圍襄陽數月不下而還

祖逖元帝用為徐州刺史徵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

傾覆嘗懷振復之志迯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逃民怨叛也繇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下旣被殘酷遺黎思本人有奮擊之心但悉無所憑倚大王誠能命將帥使若迯等執受前驅上爲國家雪恥下爲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迯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

溫嶠爲前將軍時王敦旣敗制以敦綱紀除各參伍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

嘗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嘗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實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後出鎮武昌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潯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

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嶠又平蘇峻黨
路永匡術賈寧中途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
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悔未足以補前失全
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

陶侃爲荊州刺史議者以武昌北岨有郟城宜分兵
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
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郟城隔在江
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
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繇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
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

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蔡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
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
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
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纔百餘里
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
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玉壁大將未至聲息久
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是以來赴非惟
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廢梁焚
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

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
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
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
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
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
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
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
見謹冒陳聞

朱伺爲陶侃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
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言朱將軍何以
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
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唯當恐
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袁喬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
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
畧大事故非嘗情所具智者了於胸中然後舉無遺
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巴蜀雖險固方胡爲蜀將
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歷經天險彼或有備
不可必克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改戰
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

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覲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温從之

桓冲爲車騎將軍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領護南蠻校尉侍中荊州刺史鎮江陵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已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温以石季龍死經畧中原因江陵路便卽而

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嘗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宐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梁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挾二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郛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剪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

宋沈林子高祖伐羗參征西軍事破姚泓將姚紹初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

復增張虜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

徐羨之爲高祖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之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恙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未幾高祖受晉禪

檀道濟爲冠軍將軍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徑進雒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咸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將軍共破姚紹長安旣平以爲征虜將軍瑯琊內史

王仲德爲安北將軍與到彥之北伐大破魏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寇旣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雖仁義不足而亮狡有餘今歟戈北歸併力完聚若河水冬合豈不能爲三軍憂其年冬魏軍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雒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雒陽旣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疆兵若能

便捨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廻軍公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劉康祖爲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帝以河北義徒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尙義之志不許已而果敗

到彥之爲使持節南蠻較尉時太祖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二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

沈慶之元嘉二十七年遷爲步兵較尉太祖北伐慶之副王玄謨向碭碭戍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碭碭斌仍領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主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宐自弱故以攻爲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固守碭碭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

清口非國家有也礪礪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
詔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
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
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
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礪礪斌乃還歷城申坦
垣護之其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帝驛詔止之
使還援玄謨會魏師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
王羨恭留領府中兵叅軍魏主至仰山羨恭遣慶之
率三萬拒之慶之以爲魏衆彊往必見擒不肯行太

祖後謂之曰進止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礪礪耳
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
十九年十月督討羣蠻於江沔三十年正月世祖出
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詔受軍畧
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遣
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
其餘將帥竝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千
人在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胡藩爲鄱陽太守從武帝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日
表求東道還建業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

倪塘會毅藩請殺之謂高祖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下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語一默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縉紳白面之士輒轉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

沈攸之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張興世領水軍拒南賊於赭圻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劭所攻南賊遣龐孟胤率軍助琰之劉劭遣使求援甚急

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攸之攸之曰孟胤賊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南餌之上流若捷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劭國奇較釋王景文太宗初卽位爲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千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降蠱有毒何可輕乎諸將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之術耳

垣護之爲寧朔將軍督徐州之東莞二郡軍事孝武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

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繇
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畧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
近士民無患遠申干威安邊之上計也繇是遂定

册府元龜

河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將帥部 六十五

識畧第三

南齊劉懷珍為宋安城王撫軍司馬領高平太守時
朝廷以桂陽王休範之事命中書舍人劉道隆宣旨
以懷珍為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雖有禍
萌安敢便發若終為寇必請命奉律吞之今者賜使

恐成猜迫固請不就
裴叔業爲屯尉較尉時後魏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
將軍主征討太祖初卽位羣下各獻讜言建元二年
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
夫趨趨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跡事
著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
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
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
萬人先啟岷漢分部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
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

周山圖爲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
督啟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益城小難固
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
川嶽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委山圖以處分
事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蕭穎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
南兗州府事時後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勅穎胄
拔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捲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尙
遠不卽施行魏人亦尋退
戴僧靜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時巴東王子響殺劉

佐世祖名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大急念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悞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勅帝不答而心善之

李安民爲中領軍先是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准此嘗備其外餘軍悉皆輪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帝納之故詔斷衆募

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都督益寧二州軍事時劫帥韓武方嘗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

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甲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遣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哲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

梁柳惲爲冠軍將軍征東司馬時齊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乃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

蕭景爲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時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潯溝驅迫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

柳忱爲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蕭穎胄議遷夏口忱諫以爲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心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韋叡爲輔國將軍旣破魏小峴城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淝水親自表率頓之水通舟艫繼至魏初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裔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表請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羊侃爲將時侯景反逼城賊旣頽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及交鋒木异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後梁尹德毅爲將宣帝詔初爲梁王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後周太祖令柱國于謹平江陵立詔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城西名曰助防外示助詔備禦內實兼防

詔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興復及詔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隋侯方兒來寇詔出師禦之純隨等退歸夏口詔之四年詔遣其大將王操率兵畧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詔詔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德毅說詔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戮俘囚士庶並爲軍實然此等戚屬戚

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
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
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
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
犒師之禮非無事故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
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
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遺醜俾無噍類江陵百姓撫
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銓受旣荷更生之惠孰不欣
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辨之徒折簡可致然
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繼堯復禹萬世一時曷刻之

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
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答不從
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豈
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
也旣而合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答乃追
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致於是
後魏莫題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也寶夜
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津
京師不安南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
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順乃止以功

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進號左將軍改爲商邑公
張蒲爲內都大官明元太恒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
民入白巒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孫道生等
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
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強之耳今若直以大軍
臨之吏民雖欲反善其道無繇又懼誅夷必并勢而
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
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
喜而俱降矣道生等以爲然且以奏聞明元詔蒲軍
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

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
崔玄伯爲周兵將軍時明元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
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
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竝起守宰討之
不能禁明元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
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凶狡亂民故徵之京師
而守宰失於綏撫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
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
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
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

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必須蕩而更制
大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
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
赦而不改者誅之未晚明元從之又并州胡數萬家
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明元問
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
誅則良民大受其害今旣盛秋不可爲此小盜而復
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爲
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
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其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爲胡所

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
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
及明元從之遂平胡寇
陸侯爲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旣至懷柔羗戎莫不
歸附後遷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
訟侯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詒許之
徵侯還京旣至朝見言於太武曰陛下今以郎孤復
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太武疑
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
叛太武聞之大驚卽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

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鎗欣其名譽必加恩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暮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太武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又以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梁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軍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絕之土民多剛強類乃非一清平之時

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爲懼况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窟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旣破之獲其二叔惟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誰惑愚民稱王者不友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反其如罪何侯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侯計

遂捨吳二叔與之及期吳二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侯
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
皆如其言侯之明畧獨決皆此類也
源懷爲車騎將軍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嘗語人曰
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
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
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伊馥爲振威將軍太武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言
無水草唯司徒崔浩勸太武決行羣臣出後馥言於
太武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議者不可用也宜

從浩言太武善之

劉潔爲尚書令督諸軍取上邽時太武將發隴右騎
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上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
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太武深納之
盧淵字伯源孝文時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齊
雍州刺史曹虎遣吏請降孝文以淵爲使持節安南
將軍督前鋒諸軍逕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
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
孝文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
果僞降東南

楊昱爲東南道都督時泰山太守羊侃以郡南叛侃
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州府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
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
不許羣議

高閭爲鎮南將軍孝文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
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
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
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
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
戎戍實少兵志稱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

西縣濶難以竝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
祖以廼山倒海之威步騎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
而旣胎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
關一壘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
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
流終不可絕矣壽陽旣胎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
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令明矣旣逼敵之大
鎮隔浮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
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於泗口沂淮而上須經
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蓄敵先因積之資以拒水行

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
勇須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
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
嘗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
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
也昔彭城之役旣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
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
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
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
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

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維畜力以待
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
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韓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太和末孝文南伐
顯宗統軍次赭陽南齊或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
高法援等并引齊人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
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孝文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
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聞鎮南
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爲露布臣在東觀
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天威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

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危而效之其罪彌甚
臣所以歛豪卷帛解上而已孝文帝笑曰如卿此勲誠
合茅社須赭陽平定簡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
南廣陽王嘉諮議叅軍

于忠領軍將軍烈之子宣武時爲左中郎將領直寢
元禧之謀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
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符留守之重計防
遏有在必無所慮宣武卽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
嚴備果如所料宣武還宮撫忠背曰卿差強人意賜
帛五百疋

邢巒爲安東將軍大破梁兵宣武詔曰淮陽宿豫雖
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可
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
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巒表曰奉被詔旨令
臣濟淮與征南將軍掎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
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固於積風伐國在乎資給
用兵治戎須先計較非可抑爲必勝幸其無能若欲
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
利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
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

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
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界在淮外假
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難守况加攻討勞兵士乎且
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
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城牢
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無不患久無
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勅何容
猶豫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畧之宜聽征南至
要巒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
患斯繇靈贊皇魏天敗堅寇非臣等弱劣所能剋勝

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
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
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
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
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
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
臣未之前聞且廣陵在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
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
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卒自弊若遣使乞彼糧何以
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永雪取濟何方臣寧苟

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
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
不得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
求廻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
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臣雖不
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說謂難何容強
遣詔曰安東頻請罷兵遲廻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
望士馬旣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
殄以赴機會籌累表求還宣武許之英果敗退時人
服其識畧

廣陽王滹孝明時爲殿中尙書及沃野鎮人破六韓
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滹爲北道大都督
受尙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滹
等諸軍退還朔州滹上書曰邊陲構逆以成紛梗其
所繇來非一朝也昔皇后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
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
乃徧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曆僕射
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斯役豐沛舊門仍防
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鎮驅但爲虞侯
自置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

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濇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殺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維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縱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壞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尙書令臣崇時卽申文未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其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

率下失和 拔陸殺之敢爲逆命攻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削平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後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西東部勅勒之叛朝廷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浮復上言六鎮俱叛二郎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嘗州要處更爲後圖

臨淮王昌弟孚孝明時爲尚書左丞蠕蠕主阿那瓌
旣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呵那瓌上表請臺賑
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
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囚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
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糧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
千頭以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
以特牛產羊餽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
之利惠兼衣食又尙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
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內若依臣請給賑新畜戀
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猜假令逼從事

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旣易水草病恙將
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尙在沙磧脫出狂
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
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
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供給之外必求
市易彼若顯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各圖
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畧
可討論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之外攘裁收下策昔
在京師嘗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
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

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歆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叅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滅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准昔成謨畧依舊事借以閒地聽使佃牧粗置官屬以示恩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今北鎮諸將舊嘗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志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分割配諸州鎡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狄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不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

李平孝明時爲撫軍將軍時南徐州表云梁蕭衍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霽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坐孝明手賜縑布百段

楊椿爲安東將軍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附降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畧盡唯有一千餘家大中大夫王忠高平鎮郎育等上表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詒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欲說近來遠招附殊俗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士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

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徙遂徙爲濟州綠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渡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又爲雍州刺史椿遇暴疾頻啟乞解許之以蕭寶寅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過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賢於蕭寶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寶寅賞罰云爲不依嘗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陟城

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
還面啟孝明及靈太后竝不信納及寶寅邀害御史
中尉鄴道元猶上表自理稱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
都督雍岐南鹵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
辛雄爲司空長史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
逆孝明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
軍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鴉路行稽留
未進或以師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
應之雄日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

近畿渠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
秉麾闔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
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
失賊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
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
自走散

辛纂爲輔國將軍荊州軍司以禦齊將曹義宗會孝
明國喪或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日安危在人豈關是
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
賀拔岳爲雍州都督刺史時爾朱天光將率衆拒齊

神武遣問計於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阻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鎡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果敗傅永爲寧朔將軍中山王英之平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爲露版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

王思正孝武帝時爲安東將軍齊神武潛有異圖帝

以思正可任大事拜中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正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雒陽四面失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強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科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行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十年間習戰陣勸耕桑脩舊京何慮不剋帝浮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

北齊魏蘭根初仕後魏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從蕭寶寅討破宛川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

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
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翦充僕隸乎
盡以歸其父兄

段韶為親信都督從高祖拒爾朱兆戰于廣阿高祖
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
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在狡行賂所見裂冠毀
冕拔本塞源邛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
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
何往而不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
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

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朱外賊
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肖失職
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至世祖時以
功封懷州武德郡公宇文護母閭氏先配中山宮護
聞閭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
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
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
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既以為母請和不遣
一介之使申明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
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

禮將送護既得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雒陽

高昂爲冀州刺史大都督時高祖平鄴別率所部領
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
王桃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都督純將漢
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萬餘人共相叅雜於意
何如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久前後戰鬪不減
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日
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杜弼以中軍大將軍爲行臺慕容紹宗軍司文襄令
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條弼請曰陳曰天
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
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矣帝大悅曰言
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

西極文翔鳳訂正

韓賢初爲爾朱度律帳內都督普泰初除前將軍廣
州刺史屬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其
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羣蠻多舉烽火有
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爲啟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
於神武神武入雒爾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
款令其復舊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四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四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六

識畧第四

後周陸通為太祖戛州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太祖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王羅為驃騎大將軍鎮華州時茹茹渡河南寇饒騎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
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專達名罷議之罷不
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罷率鄉里自破
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繇
周家小兒怯懦至此

韓果從太祖征討有功累遷都督果有權畧兼善伺
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
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

裴寬爲征虜將軍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州解侯景圍
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

二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之至
於法保尤彼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不肯入關
雖託款於公恐未必信不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
功也如日不然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
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赫連達爲雲中刺史大都督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
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修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
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得等以其食盡欲急
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誠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
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彊城

池尙固攻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修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保定初遷夏州總官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郭彥爲工部中大夫從尉遲迥攻維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南出汝潁及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旣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畧彥以奉命出

師須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兼畫攻取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遠秀密遣送款景宣乃從於是引軍圍之士良遂出降李穆爲并州都督沙苑之捷穆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追之歡可擒也太祖不聽泉仲遵爲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時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卽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虿有

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否尚未
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
若爲先攻和指麾可克克和而進便無反顧之憂忠
從之仲遵以計繇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
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

長孫儉爲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於江
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啟太祖陳攻取之謀於
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對曰今江陵旣在江北我
去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
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

南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旣
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
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潏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
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
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入爲大
于翼爲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及晉公護誅武帝
名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錘蒲州翼曰
冢宰無君凌土自取誅夷元惡旣除餘孽宜殄皆陛
下骨肉猶謂疎不聞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
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

代翼
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徐州總管孝寬在邊多載屨
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
乃驚服

隋侯莫陳穎初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武帝時與虞
績擊龍泉文城叛胡先是稽胡叛亂輒畧邊人為奴
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
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勸將誅之穎謂勸曰將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耳大兵
臨之首亂者知懼脇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

戰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名其渠
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感恩可得矣勸
從之諸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

王韶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轉軍正武帝旣拔晉州
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
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
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
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

伊婁謙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
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

不足知大事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沉溺倡優耽昏麴
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
道路側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少
司寇拓拔偉賻齊觀釁

宇文忻仕周爲驃騎大將軍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
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
陛下之聖武乘敵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
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
兵無鬪志雖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
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

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
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
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
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
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
納其言遂拔晉陽
長孫晟開皇中爲左勳衛大將軍持節護突厥染干
於朔州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
雍閭抄掠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
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

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心自安帝竝從之復遣還大利安撫新附晟表奏日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表爲軍元師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

於磧右事畢入朝

賀婁子幹爲上大將軍開皇中吐谷渾寇邊詔子幹討之高祖以隴西頗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勸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准諂行事且隴西河右上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殘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民不獲安祇可嚴謹斥堠豈容集人衆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

守但使鎗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

于仲文字次武高祖爲丞相遣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馳傳詣雒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遲迥誠不足平生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心必無二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嘗人也曰三善何爲仲文曰有陳

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卽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簡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

來護兒爲左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率師渡河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麗震恐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煬帝許之遣人持節詣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

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克之吾欲進兵逕取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辯之吾在闔外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麗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勅

蘇威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煬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欲諷帝帝意竟不悟

唐李靖爲行軍總管從趙郡王孝恭攻峽州蕭銑銑旣降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旣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旣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嗣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

尉遲敬德武德末爲秦府副護軍從平隱太子巢刺王拜右武侯大將軍時議者二凶左右百餘人竝令籍沒雖敬德固執以爲不可繇此獲免

契苾何力貞觀中爲左領軍將軍與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何力將數百騎突圍奮擊繇是獲免何力乃自領驍騎兵三千餘人襲破其牙帳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還有詔勞軍於大計拔谷萬均乃誹謗何力何力不勝憤怒挺刃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衄之罪事太宗怒將解其官

迴授何力何力固讓日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道也太宗乃止後爲葱山道總管因至涼州省其母爲薛延陀所執太宗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繇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旣許公主於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旣已許之安可中廢何力日臣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內媾合親迎宜告延陀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卽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有成日主旣憂

閔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狠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陀恐有詐伏竟不至靈州自後嘗悒悒不樂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各立爲王

劉仁軌爲方州刺史與熊津道行軍總管孫仁師都督劉仁願大破百濟唯賊帥暹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嘗之自蘇定方軍廻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仁師曰相如嘗之皆忠勇有謀感激之士從我則成

背我則滅因機立效在於此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暹受信棄其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仁軌與仁願振旅而還詔仁軌代仁願率兵鎮守

唐休璟爲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死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邊城是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南一隅方得寧謐

今若廢棄則河南之地復爲賊有靈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垂拱中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溫古失利林景收其餘衆以安西七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以休璟之謀也

任雅相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溫江道大總管雅相前後爲將帥未嘗奏親戚故吏爲僉從皆移所司補授之謂人曰職無大小皆是公器豈以於身有便而撓王法哉繇是其下無濫受功賞者時人甚

以此稱之

崔知溫爲蘭州刺史爲党項所圍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欲盡坑之以絕後患知溫曰殺降不祥但溪谷深遠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將何及善才然其計分生日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曰所論安危之道乃公道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党項繇是悉來歸附張嘉貞爲天兵軍使開元六年春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賊賊者御史大夫王峻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玄宗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賍賦朦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

馬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錄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

李抱真爲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廻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名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爲朝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奔遁多如抱真策於是遷殿中少監

段秀實大曆中爲涇原節度馬璘行軍司馬璘疾甚

不能視事請秀實爲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名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琮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京師徙琮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

薛兼訓大曆中爲浙東節度越州刺史兼訓奏曰臣所管義勝軍靜海軍共九千人請留一千人餘八千人竝罷遣許之初濱海羣盜乘難而起會稽遂加置二軍兼訓以寇難已平將修撫循之政繇是有斯請

也時議美之

渾瑊在奉天爲行在都虞候時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嘗春合率兵六千赴難將至德宗召宰相盧杞關播與瑊及白志貞同議來路利害瑊與志貞曰漢谷隘必爲賊所邀若取乾陵北過附栢城牢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雞子堆下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敢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漢谷路近右慮逆賊邀擊卽此出兵應接取乾陵路過恐驚陵寢瑊曰今朱泚圍城斫伐松栢以夜繼日驚動多矣况又城中事危諸道救兵不至唯希

全等率先赴難所繫不輕若此軍得於雞子堆下營固守善地則朱泚可以計破杞曰陛下以順討逆豈同逆賊乎若令希全等此來卽是自驚陵寢白志貞後贊其言帝重違之遂命取漢谷路丙子希全等軍至漢谷路果爲逆賊邀擊奮木口乘高以大弓巨石左右擊殺傷頗甚

馬燧爲河南三城使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各率所管兵次于鄭州討宣武李靈耀忠臣惶懼退劔鄭州士庶惶駭狼狽竄避皆趨東都城鄭州村落殆空忠臣將廻營之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仗順討逆自當制

勝何憚之有棄此功名也因激勵將士堅壁不動忠
臣聞之因整營伍收合散卒信宿之間潰兵悉還軍
聲復振燧後爲河東節度初田悅新代魏博節度田
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示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
宜先備之悅果與淄青鎮州通謀初王武俊自魏州
還兵雖去僞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
棄趙州德宗用燧計欲令與昭義軍同擊朱滔以深
趙隸武俊而改授日知爲晉陽節度使日知未受命
而二州已降又加燧晉磁隰節度燧又復讓二州於
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有功者踵以爲晉帝嘉而許

之燧乃遣迎日知旣至相府宴而歸之日知喜且過

望

李晟爲神策軍行營節度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
與泚通謀晟奏曰懷光反狀已萌緩急宜有備蜀漢
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銑爲洋州刺史唐良
臣爲利州刺史晟子婿張或爲劍州刺史各將兵五
百以衛德宗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來討
朱泚帝又將幸咸陽總兵以復京師懷光驚駭且疑
帝奪其軍謀爲亂益急及駕幸梁州變起倉卒百官
從駕者什二三駱谷道險阻無供具帝因日早從李

晟言三蜀可坐致也興元元年晟之將復京師也時
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
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
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叅佐曰前者公勸晟出
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
盈縮無准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叅佐
嘆曰非所及也
賈耽爲滑州節度使貞元八年汴宋節度劉玄佐卒
其子士寧爲衆所署遣使通於王武俊田緒劉濟道
出滑州耽以士寧未受詔皆留之不得渡河

郝忠節爲尉氏領將貞元中宣武軍節度李萬榮疾
病署其子迺爲兵馬使迺令送大將李湛往尉氏伊
婁說往封丘張仵往雍丘尋又令殺湛等其兩人皆
死使至尉氏忠節曰李湛是大將比日未聞愆過今
兵馬使忽使人殺之未敢卽奉命待更取尙書處分
然後敢殺之是夜將較等逐李迺故湛得免死
李夷簡元和中自山南東道節度使移鎮西川先是
韋臯作奉聖樂于頔劾之作順聖樂相次進獻列於
太嘗及夷簡居二鎮每見其尙奏公庭以爲制禮作
樂非諸侯事遂皆罷之謂賓從曰所以蓋前人之非

爲來者之誠時人稱其達識

李愬爲開廐使元和十二年冬討蔡州以愬爲隋唐鄧節度唐鄧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不敢言戰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僞告軍中曰朝廷以愬柔懦且使撫養爾輩至於戰伐非愬所知士衆皆悅繇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

烏重胤元和末爲橫海軍節度使上言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所管刺史失其權輿職分及使鎮將領事若刺史各得其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度使雖有安祿山史思明之姦惡豈能據一州而反

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祇以奪刺史權輿縣令職牧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隸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竝令刺史收管從之孔殘元和末爲嶺南節度使以清靜撫俗屬容帥楊旻桂仲武裴行立但欲生事夷獠以邀爵賞殘恬然鎮定不從其言旻等皆慙而止

裴玠貞元中爲鄜坊都虞候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玠不救火暹明而擒朝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

裴度爲淮南節度使與宰臣王播等閣中奏對穆宗

謂度曰劉惔拘囚監軍劉承偕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事帝固問之且曰劉惔負我我授以僕射近又賜絹五百疋不念恩寵致使三軍欲索承偕殺之朕難處此事卿等以爲何如度奏曰劉承偕在昭義恃寵驕縱臣盡知之劉惔在行營亦嘗有書訴於臣當時中使趙弘亮在臣行營具見仍把劉惔事將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云我不曾見且劉惔當時何不密將表來我與處置度曰惔武臣不知去就然臣竊以爲劉惔縱有密狀陛下必不處置且今日事跡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豈有當時事非

發明陛下肯爲處置帝曰此事且休直言今日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以任使不明致令承偕悖亂至此是我之過三軍何辜令劉惔集三軍斬承偕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更無事矣不如此雖與劉惔改官及賜物百萬亦無益帝俛首良久乃曰承偕朕不惜祇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拘猶未敢令太后知如此處置不得卿等更商量遂與王播同奏請配流遠處則必可出帝許之與劉惔詔責承偕令示三軍惔得詔月餘始放承偕歸帝始嗣位承偕頗恃

勲寵度抗請加罪時以為難
李質長慶初為汴州都將時李弁逐節度使李愿自
為留後質與監軍姚文壽同擒弁送首去而節度使
韓充未至質權領軍汴州先有牙兵二千人皆日給
饔餼物力為之損耗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除
二千人食物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必無以繼其食不
可留難處之事以遣吾帥遂悉除之而後迎充
韓充長慶初為宣武節度使初李愿為其下所逐立
都將李弁為留後充入汴州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
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其母妻子立出之敢

逡巡境內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充雖
內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嘗以簡約自持臨事又頗
能決進取亦可謂有識畧矣

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長慶二年討王庭湊命光
顏兼浮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懸軍討
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隸等俾之兼管以其
隣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
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卽前功悉棄乃懇辭兼
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
王智興初為徐州裨將青州李師道拒命智興領偏

師破賊姚海等三萬衆獲美妾三人殺以徇日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遂連破賊軍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時迴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迴紇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加驕恣鞭撻驛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回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殘中華今朝廷養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

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不爲其下無敢犯令

李聽爲滑州節度使王庭湊復違朝旨再命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繇魏城史憲誠懼其襲已裹甲郊迎候吏密以告聽乃命兵士匣刃橐弓休於野次魏人遂

安

後唐蓋寓武皇禪將封成陽郡公寓性多智數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卽寘於法唯寓承顏希旨窺其趣向婉辭順意以盡叅禪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

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
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
李存進爲振武軍節度使天祐十六年梁軍據上流
夾河而軍建浮梁以濟兵王師日以船渡緩急難進
存進率意欲爲浮梁將吏曰浮梁雖竹竿大編河朔
無之難以卒成存進曰吾成筭在心必有所立乃織
葦爲竿維大艦數十艘岸立巨木築土爲山以竿縈
之初軍人以爲戲不踰月橋成制度條直風波凌澌
不能壞衆皆服其勤智
霍彥威爲平盧節度使天成末上言中山作叛故是

小瑕不足有煩聖慮請北面不在急攻破之非久則
宗然之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時契丹
直初自夏州軍旋詔令與虜使相見義誠奏曰戎虜
狡惡不可以信待之邊人陷虜者數萬朝廷差使虜
廷不曾得見一人奈何令此葦交語無益於事乃止
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
討以兵戎蒲城是歲王都據定州叛命晏球攻之晏
球圍城旣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
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

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賜祿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較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畧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晉張希崇先陷虜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部提舉使天成初爲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虜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虜主漸加寵信一日登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叔西戍不敢擅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恬於不測之虜而自滯耶乃召漢

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襟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虜衆何希崇曰候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虜無統攝其黨必散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清界深矣何用以小衆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鄰齋之側坎隙地貯以石灰明日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醢數鍾旣醉悉投於灰窞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内生日二萬餘

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

高行周仕晉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

彥韜為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已晉王莫不聽從行周

雖典禁兵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蕭然賓友過從

但引滿而已屢求還鎮初未允從後彥韜馮玉委用

轉深欲擅權勢故許行周歸藩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七

清儉 正直

清儉

夫儉則固以約失之者鮮皆先儒之格訓也若乃本
兵柄司戎重萬旅之所稟令天子之所注意乃能敦
尚廉節率循清素靡思治產匪念殖貨奉養無事於

華侈貨貨用致於餘羨斥去賂遺不染膏潤貞規內
立英風外馳用能震動乎殊鄰鎮靖乎方面卒乘懷
服邊夷愛慕樹風聲於當世延寵遇於時主載美方
牘流於無窮西漢而下蓋不乏其人矣

漢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三
十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辛慶忌為左將軍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儉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雖為將
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嘗衣皂襜褕路稱鮑尚
書兵馬

吳漢為大將軍但脩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
墳不作祠堂

祭遵為征虜將軍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衣布袴
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緣或作綵

李恂為西域副較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反
督使賈胡數遣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
受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
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鑊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

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更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與正身潔已感化大行魏滿寵爲征東將軍以老微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

趙儼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中以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故事西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嘗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

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
胡質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簡物所在見思嘉平初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帥以聞追封陽陵亭侯邑百戶田豫爲護鮮卑較尉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餉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

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廡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後爲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嘗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蜀董和漢末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收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儲

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於取素儉條然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吳朱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

魯肅爲橫江將軍性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陳表爲偏將軍屯章阬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

蔣欽爲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大帝嘗入其室內毋跡帳縹被妻妾布裙帝嘆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爲毋

丹元記 卷之四百六
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綉
鐘離牧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財士
民思之
晉王沈爲驃騎將軍素清儉不營產業
應詹爲南平太守鎮南將軍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
杜弼於長沙賊中金寶溢日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
莫不歎之
周顛爲護軍將軍王敦構逆被害敦使繆坦籍顛家
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
服其清約

桓溫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溫性儉每讌唯下
七奠伴茶果而已

桓冲爲鎮武將軍督荆江十郡軍事性儉素而謙虛
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
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前燕皇甫貞爲奉車都尉後入爲典書令從慕容評
攻拔鄴都珍貨充沈貞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
籍而已

楊裕爲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性謙恭清儉雖歷居
朝端若布衣之士

宋宗慤爲振武將軍破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

劉懷慎爲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

南齊劉善明爲征虜將軍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及卒家貧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

周山圖爲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温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

梁常叡爲護軍將軍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陳慶之爲南北司豫州都督性祇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

馮道根爲右衛將軍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

後魏李順爲左軍將軍征統萬赫連昌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尅統萬太武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大武善之

張黎為鎮北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當代下之日家無餘財
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清貞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

司馬楚之為雲中鎮大將軍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
楊固為前軍將軍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家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歛焉
史寧為涼州大都督破獠其眾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

北齊元景安為左右大將軍持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憲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將等率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帝聞之遣使推簡同行諸人賊汗狼藉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之乃詔有司以所聚歛賍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
辛術為淮南經略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劭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若此可謂異代一時

後周長孫澄為驃騎大將軍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湏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湏

裴尼初仕西魏為通直散騎嘗侍從于謹平江陵所獲軍實謹恣諸將較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謹深嘆美之

唐瑾為元帥府長史從于謹平江陵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初

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簡閱之唯見堵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二十年許明其不以利于義向若不令簡視恐嘗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賀蘭祥為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察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祥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之王思政為驃騎將軍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

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去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赫連達爲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王羆爲驃騎大將軍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農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

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衙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

司馬裔爲大將軍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

蔡祐爲大將軍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死之日家無餘財

梁椿爲中堅大將軍雅好儉素不營貨產時論以此稱焉

隋肅師爲兵部尚書平陳之後以本官領元帥掾陳

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
唐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使圖王世克士信凡
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嘗身未嘗自取
屈突通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
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
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
一千段
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
服儉率死之日家無珠玉以為含唯有米五石布三
十疋

阿史那杜爾為右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伐高昌杜
爾為行軍總管高昌平諸人咸即受賞杜爾以未奉
進止秋毫無所取及降別勅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
弱故獎而已還太宗美其廉慎
段秀實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清約率易遠
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羸財退
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

張孝忠為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
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忠孝
所食豆藟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忠孝

為一時之賢將也

盧群為鄭滑節度使群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還本主時論稱羨

裴玠自鄜坊除山南西道節度使玠武臣清心苦節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故遷授大鎮李勣西平王晟之子也為昭義軍節度使除太子少保歸東都卒其兄弟皆營構以相矜誇勣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所而已

辛祕為昭義軍節度使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為時所稱

王廷湊為成德軍節度使性至勤儉退食燕居布衣木器而已婢妾之數掌事者留榻無累裊庭有芳草類寒素士大夫也

後唐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

晉李德玩為廣晉尹再領荊州卒於鎮德玩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侯之庶者

梁漢顯為威衛上將軍漢顯雖起於行陣植性温厚
軍政之暇不倦接納歷數鎮家無餘積亦武臣之薰
者

正直

易之述中正詩之紀司直蓋夫為人臣者未有不據
直守正而能納君於善身享令名焉若乃居將帥之
任總師兵之要入侍階戟出開幕府而能面折廷諍
不為從諛中立守道不畏強禦唯公家是利唯王室
是念姦邪不能回其慮權嬖不能誘其衷持審審之
正論保惓惓之亮節臨難有守遭事不變斯蓋忠精

感發懿行惇固志隆於體國義存於軌俗勁正無撓
誠信不欺固足以為明王楨幹之臣協風人爪牙之
詠者也

漢季布孝惠帝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

嫚謂詞語 褻汚也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

阿曲也曲 從其意以噲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

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

匈奴中面謾

謾欺 誑也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
瘳 瘳傷也 瘳差也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懼太

后罷朝遂不復議匈奴事

趙充國為後將軍神爵元年春討叛羌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帝乃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欲至正月乃

擊罕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因天時誅不義萬下

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更宜

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其秋充國

病帝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寒泄下利也言其患

足脛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恐其死朕甚憂之

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

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

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欲罷騎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克

國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

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

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

綉衣謂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

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言預防之可往者舉可先行

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曰遣義渠安國竟沮

敗羌沮壞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為耿中丞耿壽昌也為司

農中 糴三百斛穀羌人不敢動矣 預儲糧食 耿中丞

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

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

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

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 言倘如此則所 吾固以

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其後討叛羌振旅而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克國 浩星姓 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

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議者以為虜勢窮困

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

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老

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

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

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卒終 帝然其

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克國復為後將軍衛

尉

後漢蓋勳為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

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較尉蹇碩

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

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

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

不足昭果毅祗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皇甫嵩爲左將軍中平五年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梁州賊王國於陳倉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大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

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

張奐獻帝時爲度遼將軍其爲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朱儁爲城門校尉遷河南尹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君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

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所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初不聞其計就其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使人不能屈繇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雋守雒陽雋以河南殘破乃東屯中牟及卓誅郭汜李灌作亂雋猶在中牟陶謙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灌奉迎天子會李灌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灌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

魏楊沛初仕漢爲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時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舡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摔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繇是聲名益振軍中李典爲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吳大帝率衆圍之遼欲出戰典遼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敢以私憾而忘公

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吳軍晉不始以謙而志公
徐晃文帝時爲右將軍嘗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
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率衆
杜恕爲齊王嘉平初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議烏丸較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
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
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恕不以爲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繇關塞徑將數十騎
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初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

答權書曰向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
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
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
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
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
不見亮使人剝心着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
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
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
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
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

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
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
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
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

蜀龐統爲軍帥中郎將從先主入蜀於涪大會置酒
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
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
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遂巡引
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
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

大笑宴樂如初

宗預後主景耀中爲鎮軍大將軍領兖州刺史時都
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所預
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吳虞翻爲騎都尉時魏將于禁爲蜀將關羽所獲繫
在城中大帝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帝乘馬出引禁
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
鞭擊禁帝呵止之

朱績字公緒爲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

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廡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

顧悌為偏將軍大帝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乘燕出禁留贊為屯騎較尉時事得失每嘗規諫好直言不阿旨大帝以此憚之

晉鮮系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較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

周馥惠帝時為鎮東將軍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厲然越深憚之又刺平晉王裕餘則主謂馥與華歆曰先王

車胤孝武太元中為護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座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意

梁韋叡為護軍將軍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唐大臣不欲與眾俯仰

所行略如他日
 後魏周幾為寧朔將軍鎮河南崑熾奚斤等綏撫關
 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
 楊固為前軍將軍剛直雅正不畏強禦
 東魏劉貴為行臺僕射獨孤如願於雒陽貴嚴斷濟
 務有益機速性峭直攻許無所回避故見賞於時
 隋高頊隨晉王伐陳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
 於頊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頊曰武王
 伐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令斬之王甚
 不悅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為右武侯大將軍素抗直
 不能容人之非每見房玄齡杜如晦等短長必面折
 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乃出為襄州都督
 高仙芝玄宗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誠每事于
 仙芝芝多不從
 肅宗乾元三年自
 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
 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由是未行改秦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防禦使
 段秀實德宗時為邠寧節度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

事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

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裴胄貞元中爲荆南節度簡儉清一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剥下厚歛製奇錦異綾以進奉爲名又貴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其歡胄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嘗賦之外無橫歛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

張建封爲徐州節度使貞元中來朝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帝因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積累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帝深嘉納

呂元膺憲宗時爲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

李鄘爲鳳翔節度使是鎮承前多用武將有神策行

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脩譟獻謝恩日陳其不可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爲鳳翔節度

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歷二鎮頗以清心苦節爲政不交權幸不務貢獻

崔從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時有權倖知帝意欲大用使人通其旨以要厚賂從終不答

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奈何以飛語上聞憲宗初驚惑賴裴垍輩爲於陵申理帝感悟乃除

吏部侍郎遂振終得罪

柳公綽敬宗時爲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受節制虜每窺間爲患公綽疏上其弊即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

康全藝爲鄜坊節度文宗太和元年爲右驍騎衛上將軍全藝平張韶之難以功拜鄜時理軍節費不交貴近竟以無助入居散秩論者甚惜之

劉從諫爲澤路節度使太和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

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從諫素德涯之私恩心
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
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
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後唐張廷蘊事莊宗統御營黃甲軍嘗在左右時皇
后劉氏在鄴多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觀者壯焉

冊府元龜

